

创作声明内容包含虚构创作内容中的情节存在虚构加工。

我爸去世后，我姑嫌我家穷，逼我家卖房，怕我们拖累亲戚。

我搬出一摞房产本放在她跟前儿，我姑脸都绿了。

上辈子我在金融圈摸爬滚打十来年，真当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穷小子么？

1，

29 岁，投资失败，我从证券公司天台一跃而下。

坠楼的痛感还没消失，我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高三那年，父亲的葬礼上。

天淅沥沥下着小雨，墓周围站着陌生的亲戚们。

我愕然地伸向兜内，竟真的掏出了陪伴我高中生涯的破旧诺基亚。

时间是 2011 年，4 月。

我吞了口口水，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上一世，我家很穷，还被姑姑吃了绝户。

爸爸车祸去世后，姑姑秦梅抢先用亲属的名义领了和解费，只给了我家五万块钱。

甚至，她还哄骗我妈妈抵押了房子贷款。

她自己抽了大头，同样只给我妈妈一点点钱。

后来，妈妈为了挣钱维持我的学业，拼命地挣钱。

这些贫穷的记忆，导致我对钱有病态的执着。

带着这股执着，我成为了一名私募基金经理。

这一路，我当过狗，卖过笑，喝坏了胃。

然而，当我终于熬夜挣到第一笔钱时，却发现错过了妈妈的电话。

是的，我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又过了一些年，我最终因为被栽赃内幕交易，绝望跳楼。

跳楼那一秒，我最悔恨的，仍然是我后来挣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来得及给妈妈花上一分钱。

雨水打湿我的头发，我终于缓过神来。

转过头，我不禁目光一凛：

不远处，还年轻的秦梅正拉着妈妈说些什么。

「嫂子，是我哥他的赔偿款下来了……」

我妈听到赔偿款，眼圈顿时又红了。

我走上前握住妈妈的手，听秦梅继续说情况。

「那个开车的人是个农民，他一下子只能拿出 5 万块.....」

5 万.....我在心底冷笑，她还真敢开口。

我妈却没意识到眼前人的恶毒，喃喃道，「那个农民大哥也是可怜人.....」

我在心里叹气，我妈就是太单纯才害了自己。

多年后我从喝醉的表弟口中得知，当年那个农民大叔卖掉家里的田产房子，凑了 18w 给我和妈妈，到我们手里却只有 5w。

为了不让秦梅怀疑，我接过她手中的信封，低声说了句谢谢。

「谢什么，」秦梅明显松了一口气，「以后有什么需要姑姑的随时说。」

我就等她这一句呢，面上装作为难将她拉去一边。

「姑姑，咱们是不是被人家骗了呀！」

「我最近上网查，车祸去世怎么可能只有五万块？肯定是姑姑你被骗了！有人袒护肇事者！」

秦梅听了我的话，下意识往我妈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装作没看见，继续说：「我准备去派出所闹一闹！再闹点钱回来！」

顿时，秦梅的脸僵住了。

「你别上网上瞎查了！五万多正常呀？再说你一个高中生，谁有时间跟你理论？」

她明显急了，语气都变快了很多，「那可是派出所！警方能骗你不成！？」

警方自然是不能骗我们了，但谁知道你拿到的究竟是多少钱！？」

我冷笑一声，说：「不跟我理论我就闹！我明天就去！我网上查的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我爸去世我家至少能拿一百万！」

我说得夸张了，声音也大了些，惊动了我妈。

「小源，怎么了？」

听见我妈的声音，秦梅的表情更紧张了，喉咙动了动。

我特意顿了几秒钟，才高声回答我妈，「没事儿妈。」

秦梅见我如此信任她，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试图安抚我，「你爸是临时工，年纪大，对方又是个快六十的农民，五万真不少了……网上的都是骗人的。」

我注意到姑姑说话时攥紧了拳头，知道她是真的慌了，于是话锋一转。

「对了姑姑，我爸的葬礼花了多少钱啊？」

我记得上辈子我妈给了秦梅三万现金，她还哭穷说自己垫了不少。

但这次我看了请来的人和伙食，她肯定又昧下不少。

果然秦梅好像想起了什么，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红色塑料袋，又中掏出了两万块钱。

「你瞧姑姑忙的，差点忘了，这是给你爸办事儿剩下的两万块，拿着。」

秦梅将钱一股脑塞给我，我却注意到她在包里放这么多现金有些可疑。

可笑的是，今天我爸爸的葬礼，我记得她今天随的礼都只有五百。

但那也不是我该关心的。我按下心中疑窦。

送走亲戚后，我陪妈妈吃完午饭就急忙出门了。

除了要回赔偿款，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走出家门后，我觉得浑身血液都在沸腾。

对一个金融人来说，回到 11 年前简直就是天降金矿，2011 年比特币、互联网的潜力股都在像我招手！

我首先是用两万块钱在银行开户，并开通网银。

接着在街道上狂奔，直到推开一间黑网吧的门。

我递给网管五块钱，说：「两个小时，没带身份证，刷临时的吧。」

这时候的黑网吧，根本不用身份证。

网管司空见惯地接过钱，念了机子的座位。

我落座后，经过一番艰难的网上冲浪，终于找到一款「科技」，登陆了国外的网站。

经过一上午的打量，我已确定好目标：

2011 年，最被低估的一款「产品」：比特币。

我点开简陋的交易界面，将两万块钱几乎花净。

扣除手续费后，我的账户里多出了近 17600 枚比特币。

没错，在 2011 年，比特币刚过 1 美元的关卡，

但实际上，在 2011 年 6 月，比特币又将跌回 0.01 美元。

这也是我保证半个月还钱的原因——

我最多有七天的盈利期，接下来七天，是想办法将资产变现，等待六月之后，再做打算。

最后，我又注册了一个桃宝店铺。

当做完这一切后，我总算舒了一口气。

再看一眼货币形势，已然涨了两倍。

而这，才只是一切的开端。

4，

高三课业重，我只请了三天假期。

再回到学校，熟悉的树荫和校园气息瞬间为我注入了少年时的活力。

我伸展手臂，走向熟悉的二楼高三（3）班。

然而快到班级时，却发现门口堵了許多人。

我挤进人群，只想进班，却发现被人群围着的，是一个姑娘。

她是我的同桌，张灵儿。

高中时，我穷且自闭。

张灵儿更是出身农村，父亲因为「见义勇为」过当成了犯人，被所有人排挤。

我们就像班级里的「垃圾」，被班主任放置在最角落。

此时的张灵儿，正匍匐在地上，捡着笔芯。

我扫了一眼，地上全是碎掉的圆珠笔的笔杆。

她平日里极为节俭使用的那些笔，都被踩碎了。

「捡什么啊贱人！你考得好不就是靠作弊吗？」

「贼眉鼠眼的，跟你爸一样是社会毒瘤！」

「哈哈.....」

几个男女，穿着画得不成样子的校服，指着张灵儿说出各种难听词汇。

人群外，一个黑色长发的女生在安静地看书，她长相清纯，嘴角带着淡淡的笑，似乎对这一切都不关心。

可我知道，这个女生有多恶毒！

她是学校的校花刘朵，曾经听人夸过张灵儿漂亮，就引导她的跟班儿们霸凌张灵儿



。

而冲在最前面的高胖男生，是秦梅的儿子，我的表弟杨威，他是刘朵最忠诚的舔狗

。

人群中，杨威正用他那只肥厚的手，抄起桌上的矿泉水，冲着张灵儿的脸比划：

「你这么脏，还是我帮你洗洗好不好？」

张灵儿像是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她的手攥着那根坏掉的圆珠笔，白皙的手背上青筋明显。她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等待着一切快点结束。

可是，预料中的水并没有泼下来。

因为一块黑板擦准确地打到了杨威的手，微微一偏，水全泼在了地上。

女生们尖叫着散开，纷纷循着方向看向讲台上的我。

上辈子，我以为姑姑一家是我的恩人，一直任他胡闹，后来长大了，他赌钱赌得被秦梅赶出家门，他便每日来我小区门口堵我要钱还说出了秦梅吃绝户的真相，

看着杨威年轻时这混不吝的模样，我在心底忍不住冷笑，面上却摆出不甚诚恳的歉意：

「不好意思，手偏了。」我拍拍手上的粉笔末。

杨威耍威风不成，气得脸红脖子粗，恨不得扑上来将我撕碎。

可就在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我走下讲台。

路过杨威的时候，他突然扑了上来。

和我料想的一样，有刘朵看着，他一定要挣回这个面子。

可在我眼里，这就是公孔雀开屏，没有含金量。

我俯身，躲过他，顺手捡起了地上的圆珠笔。

张灵儿尖叫了一声，想上来拉架。

我没理她，毫不犹豫地将笔尖狠狠抵在了杨威的脖子上。

杨威没想到我这么狠，眼神惊恐地盯着我，也顾不得再逞英雄。

我缓慢地家中力道，皮肉霎时绽开，血流了出来。

「.....啊！！！」

人群先是静默，紧接着整条走廊都回荡着惊叫！

那根笔，扎得并不深。

而且我瞄准的是后颈的肌肉，根本不会出人命。

不过，杨威已经吓傻了，瞳孔都有些涣散。

「表弟，咱俩是一家人，我是不是太狠了点？」

我轻轻地说。

换来杨威如捣蒜般的点头。

我笑了笑，将笔芯上移，瞄准他的眼珠。

「用你一个眼睛，换我坐几年牢，怎么样？」

一眨眼，杨威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也担心这混球真吓傻了，给我惹上麻烦，便起身，顺带着拉起他的衣领。

我环视了一周，说：「道歉。」

场内却陷入了沉默。

像他们这种渣滓，最在意的就是面子。

「不用了。」

只不过，张灵儿却突然开口了。

众目睽睽下，张灵儿依然只是沉默地捡起了一根根笔芯。

甚至，她还拿回了我手里的那根笔芯，仔细地擦了擦血迹，又吹了吹。

最终，她才抬起头，正视所有人。

张灵儿的眼睛通红，但忍着没有掉一滴泪，满眼的固执与坚韧。

「就算道歉，我也不会接受。」

她说完后，捡起地上还剩下一点水的水瓶。

她将水统统倒在自己的脸上，抹了几下，留下最后一个笑容。

「我也嫌脏呢。」

「你们都不好好坐着干什么呢！」门外，英语老师姗姗来迟。

学生们一窝蜂地窜回自己的座位。

杨威回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是浓浓的恨意。

而一直「事不关己」的刘朵，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

我坐回座位，陷入沉思。

这群人在学校里横行霸道惯了，可都比我和张灵儿过得好得多。

刘朵家里有人，她姐姐在银行混得不错，刘朵毕业后也进了银行。

杨威虽然爱惹事，但是秦梅花大价钱给他报了补习班，成绩比我好。后来他嗜赌走上绝路倒是后话。

我有时会怀疑，恶人有恶报是不是只是好人自我安慰的精神药剂，「公道」这个东西，还得我自己来讨！

5，

接下来几天，张灵儿一如既往，发了疯的学习。

只是不像上一世，与我毫无沟通，而是会帮我讲解一下难题的思路。

我则一边学习，一边观察着虚拟货币的走势。

直到购入后第十天，货币价抵达了 20 美元。

这个价格距离我记忆中的 2011 年最高点 35 美元，还差很远。

不过，我已经着手卖出。

我首先是在一些论坛上，进行小额多量的交易。

涉及大额又距离我比较近的，可以在线下交易。

交易量最多的，是我当初注册的桃宝店。

没错，在 2011 年，这种虚拟货币大多数都是通过桃宝店交易的。

首先入账的，我自然是提现后，如数奉还给我妈。

陆陆续续地变现后，我迎来了最后一次去银行的线下交易。

对方是在柜台直接汇的款，拢共五十万。

交易过后，柜台的女职员对我笑了笑，说：「小秦总，最近生意真是不错呀。」

我点点头，看了下她的名牌：刘芸。

真是机缘巧合。

我回了一个礼貌的微笑便离开。

这些日子，我因为银行卡的流水，曾被这个校花刘朵的姐姐刘芸几度打过电话。

我都是以「开网店」与「私人转账」搪塞过去。

但刘芸并不善罢甘休。

上百万的不断存款，令她一直起着让我买些理财产品的想法。

只是我一直没有搭理。

就这样，花费大概一周左右，历经虚拟货币与汇率的涨涨停停，我总算将所有资产变现。

我看了下，160 万人民币。

这个数字，在我们这座二三线城市的贫困家庭，堪称是天文数字。

为了把手里的钱变成资产，我着手研究楼盘。

这个时候大城市的房价还没起飞，很适合资产配置。

只是我没想到，我在看别的地方的房子，秦梅在打我家房子的主意。

6，

从银行出来后，我又去电脑城给自己买了台笔记本电脑。

回到家，妈妈还没回来，我将电脑放在自己卧室，接了网线，下载了炒股的软件。

浏览了一些新闻后，就睡过去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学校因为大雨放假。

我妈进来叫我时，看到了我正在屋子里鼓捣着电脑。

「小源，这电脑哪里来的？」

门口，我妈一脸的惊讶。

我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说：「这是.....同学借给我的，可以在网上查资料用。」

「查资料？现在高三了.....你可别.....」

我妈狐疑地问我，上前要看看我在看些什么东西。

然而这个时候，门却被人敲响了。

我妈去开门，竟然是秦梅和表弟杨威。

杨威一进门，就焦急地寻找我的身影，什么坏心思都写在脸上。

「舅妈！他差点杀了我！」

杨威看到我后，立即伸着脖子，让我妈去看他脖子上的伤口。

我妈看到伤口，身子抖了一下，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我摆手示意我妈别担心，反问杨威说：「那你敢说说我为什么揍你吗？」

杨威还想颠倒黑白，却被秦梅打断。



「秦源！你哪儿来的电脑？」秦梅指着我的电脑插话问道。

秦梅在银行工作，对股市不是一无所知，她冲上前，仔细端详着我的 K 线图，然后发出了纳闷的声音。

我一想，左右也没必要瞒着。

便点头说：「我想炒股挣钱……」

「你还会投资？你个小屁孩懂什么！你这不是败家吗？！」

姑姑一听，脸都气红了。

在她眼里，我家的钱就应该被她坑走。这事儿仿佛比她儿子的命都重要。

她指着继续破口大骂：「股市那是咱们普通人能玩的吗？你这不是给人送钱吗？」

我妈听出我刚刚撒谎，也不知所措了，眼神都黯淡了一些。

但她还是愿意给我信任，挤出一丝很勉强的笑容，问我：

「小源，你……你投进去多少了啊？」

「肯定借高利贷了！」杨威在一旁起哄，兴奋地两眼都在发光。

我反倒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他脑筋还挺灵光，怪不得长大后赌博能输得家破人亡呢

，看来从小就有「天赋」啊！

秦梅放下电脑，装作为难地跟我妈说：

「嫂子，秦源这孩子恐怕没救了！我银行的同事说看见他去了好几趟建行，我实在担心，之前我哥那事儿退回来的 2 万，不知道秦源给你没有……」

她话说得恰到好处，我妈的身子肉眼可见地晃了一晃。

「小源，钱呢？！」

我妈眼里都是不可置信，和对我的失望。

我赶忙扶住我妈，才看明白这对母子今日是有备而来的。

「妈，那两万块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解释，你信我，儿子没有学坏！」

但我忘了，我在我妈眼里还只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她已然听不进我的话。

关键时候，我注意到秦梅包里露出来的合同。



眼看着，秦梅就要下逐客令，我话锋一转。

「唉，咱们也是表兄弟一场，我这么干说不做，确实不对。」

我一边说话，一边从书包里掏出了五万块钱的现金。

这五万块钱拿出来，秦梅懵了，杨威也懵了。

他们回味了一下我上一句话，意识到什么。

杨威看向我的眼神，里面，闪着激动的光。

「我可以给你五万块钱，不过，要你做一个选择。」

我不疾不徐地说着，打量着杨威的表情。

11，

看到五万块钱近在咫尺，杨威也冷静下来了。

他犹豫了一下，说：「什么选择？」

我说：「很简单的表弟，我给你五万块钱，当做学费，你好好考完高考，这五万，你随便花。」

不出意料地，杨威很果断地问：「还能选什么？」

看小鱼咬钩，我心下发笑，面上却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听姑姑说，你不是想直接去闯社会吗？我给你这五万启动资金，你先休学，这五万你翻不了本，就回去高考，真有本事翻本，想必姑姑也是放心的，我还愿意再给你十万，算投资。」

一听我提出这句话，秦梅有点坐不住了。

但杨威没给秦梅发言的机会，直接抢过了那五万块钱。

「她管不了我！就这么定了！」

看到杨威已经收了钱，秦梅欲言又止地，终究是没有再说话。

恐怕在她看来，能有一点机会让杨威回去读书，也是好的。

更何况，我这个侄子，已经够意思了。

就这样，杨威退学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12，

这之后，学校里没了杨威的影子。

我潜下心来学习，向张灵儿请教各科的问题。

张灵儿虽然话不多，但教起人来，很有天赋，总是能把我一点就通。

再加上成年人的思维模式，我做题也变得越发熟练了。

很有把握，考一个比前世要好很多的大学。

至于刘朵，自从上次饭局后，她也老实了很多。

但几次邀请我再一次吃饭，我都拒绝了。

一个成年人的灵魂里，实在对这些学生的社交不感兴趣。

唯一让我上心的，还是那个杨威。

而就在高考前半个月，他给我打来了电话。

电话中，他那边很喧闹，充满了打牌和麻将的声音。

我不禁笑了，又不禁唏嘘。

所谓狗改不了吃屎。

没想到，这一世给了杨威机会，他竟然再一次踏入了赌博的泥潭之中。

「哥。」

这好像是杨威第一次叫我哥，还叫得那么「情深意切」。

「怎么了表弟？发财了这是？」

我直奔主题，杨威的语气顿时有些不自然。

「没.....没有，但是快了.....马上我就能翻倍了！」

真挣着钱，你能是这幅语气？

我心下冷笑，说：「哦？那可是件好事儿，晚上我去你家一起听你讲讲？」

「唉，但就是出了点问题。」杨威唯唯诺诺的，说，「资金链断了，我想着，哥你能不能先把那十万预支给我，高考前.....我指定还上！」

听完杨威的话，我故意沉默了十多秒钟。

然后才叹了口气，说：「不是我不借给你，我最近也投资失败了，高中生还是应该以学习为主啊。」

不等杨威接茬，我继续说道：「想着向银行贷款，但房子抵押又太过繁琐，又想着借点钱吧，结果身边也没人愿意借钱给我。我都想去借高利贷了，毕竟只要熬过一个月，就挣了大钱，再还那点利息算什么？可一想，真不敢冒险，还是干脆先读完书再说了。」

这一番话，我给了杨威四条路。

借钱，贷款，高利贷，回来读书。

只有回来读书，是最正确的选择。

也是我最后给他的机会了。

结果，杨威的反应，再一次让姑姑失望了。

「哥！挣钱要趁早啊！」表弟在电话里低吼，说，「你把你现在的钱借给我，弟弟挣了钱，再去补你的窟窿！」

「唉。」

这一声叹气，我是情真意切的。

「表弟，别怪哥，我最多给你再拿五万，但你要打借条。」

「行哥！我一定不让你失望！」

挂断电话后，我一阵唏嘘。

表弟才离开校园多久，一两个月？

踏入赌博之后，他在学校里对我的那股子鄙视，就再也没有了。

一口一个的「哥」，叫的分明是满口的「钱」！

12，

日子过得很快，我迎来了高考。

据秦梅说，杨威挣了钱，真的没有来参加高考。

还记得电话里，秦梅趾高气扬的，似乎杨威真拿回了不少钱。

我心里却已经开始为秦梅祈祷了。



13 ,

高考之后，我和张灵儿都考得不错。

她因为家庭原因，要出门打工去挣学费，我们互相勉励之后，就人散天涯。

直到通知书邮寄那天，我去拿通知书，都没有看见她。

不过，我却等来了秦梅的上门。

14

那是这个夏天最炎热的午后。

我回到家时，开门发现，秦梅竟然跪在妈妈面前。

我妈一脸的不知所措。

见我回来，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我。

我心下有数，连忙扶起姑姑，关心地问：「怎么了姑姑？您这是做什么呀？」

秦梅不知跪着求了多久，身子都软了。

一被我扶起来，本就通红的眼眶，又开始流泪。

「秦源，你表弟.....他赌博啊！！」

「啊？」

我「大吃一惊」，忙安慰秦梅说：「没事，那点钱，赌没了就赌没了，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明年回来复读就好！」

「他.....他不仅仅是赌没了！」

我的安慰，让秦梅哭得更加撕心裂肺了。

「他借了高利贷！六十万！全输了！现在要抵押我家的房子了！」

「啊这.....」

我这是真吃惊了，没想到，杨威年纪小小，胆子比前世还大。

也是。

高中生，对钱可能还没有什么概念。

毕竟，杨威自己从来没有努力干活挣过钱，在他看来，钱只是一些数字。

「这，那姑姑你找我们也没办法啊。」我很为难摆出之前应对杨威的说辞，

「我也是高中生，之前挣钱是误打误撞，现在都赔没了，要不我最近怎么拼了命地学习呢？」

「唉，你表弟跟我说过了。」秦梅擦了擦眼泪，突然间话锋一转，「只是我想着，你已经考上大学了，你可以和你妈妈去大城市过了，这套房子，能不能先抵押还你表弟的债？」

这一次，我真是不仅仅只有吃惊了，更多的，是恶心。

我看在爸爸的面子上，本想着真帮衬一点。

没想到，到了这个关头，她还在打我们家的主意！

秦梅还在说：「毕竟，你表弟复读也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我们总不能租房子住吧？」

我气得发笑，反问说：「姑姑，难道我和我妈去了大学的城市，能一下子在那边买房吗？」

秦梅听我反驳，那股可怜劲渐渐没了，竟据理力争起来。

「那你都上大学了，你可以自己打工啊！你表弟还在念高中！」她大喊着：「这是我哥留下来的房子！」

「别这么说，姑姑。」眼看着秦梅撕破脸，我也冷笑起来，「我和表弟同年生的，他没上大学，是他自己的问题。」

「可.....」

秦梅还想着说什么，我直接摆了摆手。

我说：「姑姑，我可以帮你请最好的律师，说不定杨威能少还一点。」

「至于钱.....」

我看了妈妈一眼，她有些犹豫，看上去，还是念及着这一点点亲戚的情谊。

我不禁叹了口气，说：「我最后还剩五万能动，这笔钱，可以先借给你家。」

「五万也行！五万也行！」